



# 因心 典之路

2023

耶穌會會士入會  
與領受鐸品慶祝特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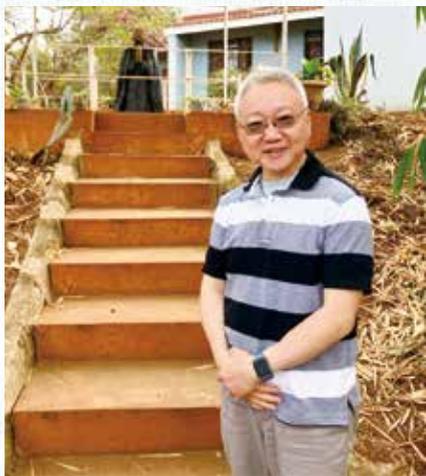
## 2023 耶穌會會士入會與領受鐸品周年慶

- 02 會長的話 董澤龍神父
- 06 領受鐸品 50 年 詹德隆神父 **Louis Gendron, S.J.**
- 10 入會 50 年 杜樂仁神父 **Jacques Duraud, S.J.**
- 17 入會 50 年 胡國楨神父 **Peter Hu Kuo-chen, S.J.**
- 22 領受鐸品 60 年 趙儀文神父 **Yves Camus, S.J.**
- 28 入會 60 年 丁松青神父 **Barry Martinson, S.J.**
- 38 入會 60 年 饒志成神父 **John Jao Chih-ch'eng, S.J.**
- 42 領受鐸品 70 年 顏哲泰神父 **José María Calle Fernández de Rojas, S.J.**
- 46 入會 70 年 田松修士 **Tirso Pérez Álvarez, S.J.**
- 49 入會 70 年 暨末願 50 年 谷寒松神父 **Aloisius Gutheinz, S.J.**
- 54 入會 80 年 陳瑾璋神父 **Ignatius Ch'en Chin-chang, S.J.**
- 58 入會 80 年 + 劉勝義神父 **John Russell, S.J.**
- 63 支持耶穌會福傳使命

## 會長的話

耶穌會中華省省會長  
董澤龍神父

這是我在 2021 年 11 月上任會長後第一次在這裡跟大家分享幾句感言。「恩典之路」這名稱就吸引著我，想從這裡著墨。提筆之際，已沒有時間去考究這名稱的由來。「恩典」不難理解，會士們能在修會的召叫中堅持數十個寒暑，不離不棄，就是上主的大恩及培育者造就下的明證。從另一層面而言，他們的生命、風範、見證和服務，也反過來成為了不少教內外朋友的恩典之源。白白得來，也白白分施！



但為何是「路」呢？就只是象徵著他們歲月的雪泥鴻爪或恩典的足跡嗎？頃刻，想起屈原：「路漫漫長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或魯迅：「其實地上本沒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或紐曼樞機：「我不祈求看見前路，能踏出一步已然足夠！」，或耶穌會早期的格言：「我們的家是在路上的！」，或耶穌所說的：「我是道路、真理及生命。」每一句似乎都可以或多或少印證在他們的生命中。

路與旅程是相關的，而旅程則是依納爵靈修很重要的元素。依納爵稱自己為朝聖者，在 1521 年皈依之後，到 1540 年在羅馬安頓下來以前，他在歐洲及聖地等兜轉了幾千里的路，所謂踽踽獨行。他的體會是旅途的孤獨及種種不安穩，會培育基督信徒慢慢懂得什麼才是單獨依賴上主。日常的安舒及別人的幫忙有時令這信仰變得模糊，甚至淡化。

看看今年我們慶祝入會或晉鐸週年的弟兄名單，大部份都是外籍的傳教士，國籍的也是曾從大陸撤離或從印尼來加入中華省的。他們都有過被連根拔起，從新適應的種種磨練。這些背後「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陶成之路，隱含了不少孤獨和辛酸，卻成了今天在我們面前被深受肯定及上主祝福的跳板。

當代的路很不好走，不是思潮的混亂，就是政治環境的惡化等，令不少人覺得舉步為艱，甚至不知何去何從。願我們今年所慶祝及紀念這些年長的會士，成為我們默觀上主不停地為我們勞苦及服務的標記。祂就是那樣不離不棄，忠心恪守著祂跟我們許下的盟約，親暱地安慰著我們不要害怕，多麼艱難仍是有出路的。此際，詩人羅伯特的名句乍現：「樹林中出現分叉路，我踏上那條少人前行的，一切就變得不一樣了！」那麼你呢？

## Foreword

Here is my first time to say few words to you amid the warm and heartfelt Jubilee celebration of our senior brothers after being appointed by Fr. General in 2021. The Chinese title of this booklet is attracting me, namely, “The Path of Grace!”, and I incline to reflect on it though having no time to clarify why it was named as such in the beginning. “Grace” is easily understood. Our Jubilarians, who sustain their vocation and live it out fully in serving the Lord and His people in those long years, can only rely on God’s gratuitous grace and help from their formators. On the other hand, their lives, virtuous witnesses and generous services have become to many the fulcrum of grace as well. What is received freely is also given gratuitously.

But why is the image of “path” used, simply to symbolize the clues of their long years in grace? In a flash, I think of what poet Qu Yuan wrote, “The road is long on which I keep on exploring in all dimensions”, or the line from Lu Xun, “Actually there is no path on earth. It comes into reality when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strolling on”, or the prayer of Cardinal Newman, “I do not ask to see the path ahead, one step enough for me”, or the old Jesuit motto, “our home is on the road”, or Jesus says,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I think in one way or another, these words are echoing in their stories and experiences.

Path and journey are correlated! And the image of journey is fundamental to Ignatian spirituality. Between 1521 when St. Ignatius converted and 1540 then he settled in Rome, he had wandered through thousand miles in Europe and the Holy Land, many times alone and on foot! He had the insight that aloneness and insecurity as a pilgrim is essential to experience and live out the trust in God, while our daily comfort zone and available help from others can easily obscure and even dilute it.

Almost all the Jubilarians this year are missionaries overseas, while one Chinese fled from the Mainland, and another came from Indonesia. Their uprooted experience and inherent anguish from time to time were concealed to us but have been transformed throughout the years into joy and strength in their service, pleasing in God's eyes, and greatly treasured and appreciated by us.

We all find that the path of this epoch is much winding and tough to travel, revealed in the post-modern confusion of values or political turmoil among many other changes. In and through celebrating the fruits and witnesses of these Jesuits, we also learn to contemplate the loving Lord who has been also laboring for us and faithful to His covenant with us, consoling us intimately that do not be afraid. He is our path! Suddenly the inspiring image of Robert Frost pops out, "Two roads diverge in the wood. I chose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then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How about you then, my friends?

## 詹德隆神父 Fr. Louis Gendron, S.J.



### 領受鐸品 50 年

---

- 1942.11.25 生於加拿大魁北克希庫蒂米  
Born in Chicoutimi, Québec, Canada
- 1960.08.14 於加拿大魁北克聖傑羅美會院加入耶穌會  
Entered the Society of Jesus at Montserrat, St. Jérôme, Québec, Canada
- 1973.07.10 於台北聖家堂領受司鐸聖職  
Ordained Priest at Holy Family Church, Taipei, by Msgr. Stanislas Lokuang
- 1977.04.22 於台北聖家堂矢發末願  
Final Vows at Holy Family Church, Taipei

現於新莊輔仁聖博敏神學院擔任團體院長與倫理神學教授，並擔任天主教華人福傳基金會董事長與新埔內思高工董事長。

At St. Robert Bellarmino Community, Xinzhuang, as Rector and Professor Moral Theology, also as Chairperson of Chinese Lay Missionaries Foundation and Chairperson of St. Aloysius Technical School Board, Xinpu

## 路難？行易？神父 50 年

### 每天祈禱 15 分鐘分辨聖召

高三時第二學期剛開始，我們全班到耶穌會辦的避靜院去做三天「抉擇避靜」。不記得講避靜的神父是誰，但我很認真祈禱。聽完道理，在聖堂默想。祈禱後就把祈禱內容寫下來，到現在還保存。記得：跟聖體中的耶穌有很豐富的情感，希望常跟祂在一起。渴望加入修會準備當神父。此避靜成功的重要理由是因為三個月以前已經許諾每天要做 10 分鐘的默想祈禱（在當時的基督生活團奉獻）。到避靜的時候已經有默想的習慣，幫助很大。避靜後回到學校，我找神師告訴他：我的經驗及渴望做神父的事。神師沒有特別的反應，他只說需要做進一步的分辨，每天用 15 分鐘思考與祈禱，把這些資料寫下來，每個禮拜給神師看。這樣過了兩個月以後聖召算是肯定了。



### 勇敢接受天主召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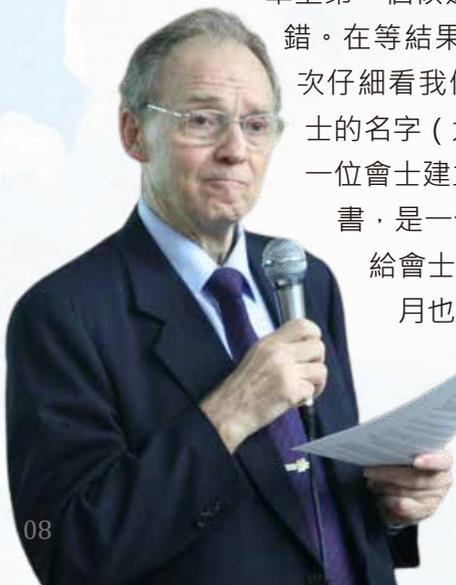
原來我的學校是 8 年制，高中後還有兩年「哲學」，所以高三後我還有時間，不需要太快做決定。但有一天在學校的走廊裡，突然來了一個靈感：既然神父的聖召已確定，為什麼還要再等兩年？說真的，這個突來的想法讓我害怕了！但我心裡知道：我不想讓耶穌再多等我兩年。跟神師談了後，我就這樣決定了。現在過了這麼多年，我想對那時候的自己說：「欣賞你的果斷和勇敢。」後來，在修會生活中，一樣有幾次我勇敢接受了天主的意思，雖然心裡害怕。

## 順從天主旨意 心中喜樂

五十年的司鐸生活，好像沒有遇過無法克服的困難。有兩個理由：第一，我相信服從願，相信修會的制度，也相信天主的助祐；第二，學會聖依納爵的分辨就可以克服困難。當初入會時沒有想到有一天可能被安排負責耶穌會的團體。而這可能性很快就發生了。在羅馬讀完書回台灣後沒多久，很快就變成神學院大團體的院長。有很大的壓力。每年做八天避靜時，這個感覺最清楚。原來我在教書（倫理神學）也從事靈修輔導和心理輔導。突然增加團體院長的責任，包括讀書修士的培育，覺得使命變得很重。後來還是完成了。看起來我及格了，但知道成績不是太好。記得，那六年結束時我去八里靈修中心做八天避靜，感覺到一種非常明顯，心靈上的喜樂，超過以前任何的喜樂與平安。這是順從天主旨意的結果。

## 與弟兄建立信任關係

又過了多年之後，中華省已換了好幾位中國會長（朱勵德、朱蒙泉、房志榮、張春申、劉家正），就發生了我以為不可能發生的事。下一任省會長候選人的三個名字已送到羅馬總會長時，我知道我是名單上第一個候選人，心裡害怕，但給自己說：服從不會錯。在等結果時，我去香港的避靜院做八天避靜。幾次仔細看我們中華省的 catalog，一個一個看所有會士的名字（大部分是認識的），我下決心將來要跟每一位會士建立彼此信任的好關係。那時我也閱讀兩本書，是一位修會的總會長（聖方濟沙勿略會）定期給會士們的信。我想，如果做了省會長，我每個月也要寫一封信（中文和英文）用 email 給所有會士。後來也這樣做了，保持與會士的關係：我常在路，台灣、香港、澳門、菲律賓、大陸，也



參加耶穌會的國際會議（亞太一年兩次的省長會議·修會兩次大會·等等.....）有很多有意義的事可以跟弟兄們分享。另外我慢慢會欣賞省會長的生活，發現不只是壓力。能夠每年跟大部分會士深度談話（訴心），連續六年，是非常難得的經驗，很少人有這種機會。



### 期待享受天主聖三內的幸福生活

羅光總主教 50 年前的 7 月 10 日祝聖我們四位修士成為神父。過了沒有幾天我去羅馬開始學習義大利話，十月就開始念心理學和倫理神學共四年。第三年要結束時，額我略大學的校長找我談話，希望繼續讀書獲得倫理神學博士學位並留在羅馬教書。我立刻想到台灣許多好朋友、老師、恩人，我真不想放棄他們，也覺得投資學習中文多年，不想放棄。我就找到修會在羅馬和台灣的長上，好好一起分辨。結果是：繼續在台灣服務。回到台灣後，發現有一位一起成為神父的弟兄已還俗了，感到很難過。今年七月在彰化做八天避靜，幾次走到墓園，跟我一起成為神父的張尚德及丁松筠，他們已經在墓園休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還活著，也算健康。但知道 80 歲的老人是脆弱的，已經兩三次不小心跌倒了，沒有大事但天主在提醒警告。我常想到耶穌的許諾，有一天會享受聖三內幸福的生活，今天已經生活在裡面但還無法完全體會。等著吧！希望吧！

詹德隆

## 杜樂仁神父 Fr. Jacques Duraud, S.J.



### 入會 50 年

---

- 1951.03.28 生於法國 Tournemire Castres  
Born in Tournemire Castres, France
- 1973.10.08 於法國加入耶穌會  
Entered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Rue de la Guillotière, France
- 1983.12.03 於法國巴黎領受司鐸聖職  
Ordained Priest in Paris, by Cardinal Jean-Marie Lustiger (Archbishop of Paris)
- 1992.08.16 於台南耶穌聖心堂發末願  
Final Vows at Sacred Heart Parish, Tainan

現於高雄四維文教院擔任彰化團體院長與會院理家，並從事青年工作與牧民工作。  
At Xavier Residence and Cultural Center, Kaohsiung, as Superior of Changhua Community and Residence Minister, doing Youth Ministry and Pastoral Ministry

## 你快樂，我們也快樂

我初中和高中階段就讀於一所天主教區開設的學校，這是出乎預料的，本來我要讀的是一所公立學校，不過教區神父到我家來說服我的父母接受天主教學校比較好。於是在讀大學前的那七年，我開始考慮我的聖召。在那段時間陪伴我的神父對我的分辨有很大的助益，再來就是教區的聖召辦公室，他們不時舉辦活動，每年暑假在不同的宗教團體所在地舉辦夏令營。一些讀物幫助我對於耶穌會士是誰多了一點認識，記得其中一本書（不是《神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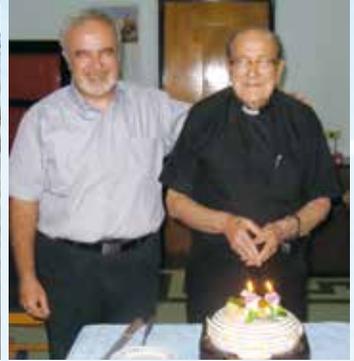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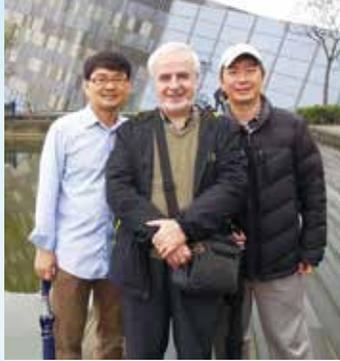


從〈做選擇的導言〉引用的幾句話深深觸動了我，讓我感到依納爵在指導避靜的過程中尊重避靜者選擇生活狀態的自由。此外，離我家二十公里遠有一座本篤會修院，我想那可能會是適合我的地方。第三是來自父母的幫助。十八歲生日時，我告訴他們我正在考慮高中之後進入教區修院，我其實打算先讀大學，但這是一個測試他們會如何反應的方法。我還記得他們對我說：「我們沒辦法幫你做決定，但如果你走這條路快樂，我們也會快樂。」四年後我告訴他們要進入耶穌會初學。在這四年之中，我的兄弟姐妹和親戚沒人知道這件事，我非常感謝我的父母允許我在靜默和祈禱之中與天主一起，用四年的時間等待我的決定成熟，而不被貼上神父的標籤。

## 神秘的初學院與望會生活

五十年前，一九七三年十月八日，父母送我到要去里昂耶穌會初學院的車站。我加入耶穌會是因為受到耶穌會士多樣化職務的吸引。我認為初學是培育過程之中一段非常重要的時間。高中快畢業時，初學導師帶領我避靜下了這個決定。如此，我成為「望會生」，那四年是認識這個修會的美妙機會。我們一年聚會三次，每次大約兩三天，內容包括與負責望會生的耶穌會士談話、祈禱時間、有不同的耶穌會士來和我們談論他的職務。這也是認識其他望會生的機會，他們可能成為我的初學同伴，也可能在我之先或之後成為初學生。

進入初學院頗具神祕意味。向家人朋友道別讓我感到我的生活即將開始某種新的神祕的事情。身為耶穌會士的我，十年後的生活將會如何，當時的我一無所知。



我從未想過有一天我會離開「法國省」加入「中華省」。離開家人朋友，進入靜默與祈禱的空間，的確是某種新鮮事，而我必須說，是迷人的事。三個月後，長達一個月的避靜、神操，成為既讓人害怕又期待的經歷。有一位初學同伴在初學後沒有繼續，他重拾法律研究、結婚，而在去年花一個月做了另一個長達一個月的避靜！依納爵神操是為每個人預備的寶藏！

## 面對張力與困難

入會五十年絕對是感謝天主賜與這段時光的好時機。五十年轉瞬即逝！經歷了什麼困難？沒有巨大的困難，沒有重大的危機，但是需要不斷適應教會與公民社會的變遷，以及對我來說，適應這個至今已大半生於此度過的文化與國家的變遷。適應來自不同背景與文化的同伴，適應不同的團體與不同的工作，是有點累，但這同時維持了一種張力使你繼續向前。張力與困難對任何生活狀態而言都是挑戰，無論世俗或修道。對我來說困難在於面對這些挑戰，並找出機會加以決定、改變、或修正自己，從而更忠於修會所賦予我各種任務、責任與職務的使命要求。而其他耶穌會士的陪伴以及和神師的交談總是大有助益。

## 印象深刻的「卒試」

談到這五十年來最難忘的事情，我會說是在菲律賓三個月的「卒試」，以及一九九二年八月我在中華省宣發末願。那時我在修會十六年，兩年在台灣，卒試彷彿是一塊綠洲。經歷了初學、研習、試教實習、領受司鐸聖

職，兩年在台灣上華語課，同時擔任一些小型職務，是需要有些不一樣的事物了。十月到隔年三月，菲律賓氣候宜人，迎接來自世界各地的十四個卒試生。對我們其中一些人來說，這的確是很大的改變，我還記得有些來自第一世界的耶穌會士不停地說「這樣的國家！這樣的國家！」而讓我吃驚的是回想起初學院，尤其是回憶起初學副導師關於神操與修會歷史的一切談說。為了認識彼此，我們進行了三場分享：初學前的生活（我們的聖召史）、從初學到領受司鐸聖職（陶成）、以及卒試前。這賦予我們每人一幅修會的普世圖像（我們來自十個不同的國家）。對我們每個人而言，這冗長的避靜——我們已經在初學時經歷過了，並不是似曾相識，而是一種重生。三年後我在中華省宣發了末願，這承諾是來自省會長的召叫，也是我成為本會省正式成員的決定。

### 感謝所有同行的人

如前所述我很感謝我的家人，父母和兄弟姊妹都很尊重我的選擇。加入修會就好像華語所說的「出家」，很少時間能留給他們，但距離與相聚的稀少構築成不同的關係。在網路電話普及之前，我養成每兩三週寫信的習慣，信裡可以描述正在做的事情、團體裡的夥伴等等。這種通信方式使他們成為我的使命的一部份。我認為我的姊妹與弟兄是我的耶穌會士生活的一份子。我身為離家遙遠的哥哥，他們照顧我的父母直到生命未刻。

在我求學與大學期間接觸了教區神父，有教師、輔導與本堂神父，有些是很好的典範，而他們都是好司鐸。我感謝其中少數知道我正在考慮成為司鐸的人，他們從未給我壓力。

在我剛到台灣服務而必須忍受我的破華語的台南百達中心學生們，謝謝你們！謝謝伴隨我的教友們，你們是很棒的同伴，而且幫助我認識台灣的教會！當我想到這些人，總會想起耶穌對伯多祿和門徒說的話：「你們將在今時就得百倍的房屋、兄弟、姊妹、母親、兒女、田地.....。」（參閱谷十 29-30）

也謝謝與我們合作的非教友等人！謝謝你們總是尊重、友善且樂於幫助我這個神父。



### Question 1: What was the turning point and when did you decide to join the Society of Jesus?

I went to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in a Catholic diocesan institution. This was unexpected, I was supposed to go to a state school. The parish priest came to our house and convinced my parents that the Catholic school was better. During the seven years before college, I began to reflect on my vocation. A great help in this discernment was the priest who accompanied me during this time, then the diocesan vocations office, which organizes meetings now and then, and every year a summer camp in the place of different religious congregations. Some readings helped me to understand a little about who the Jesuits were. I remember that in one of the books (not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I was struck by a quotation from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Making of a Choice" (做選擇的導言). These words gave me the feeling that Ignatius respected the freedom of the retreatant in the process of choosing a state of life. By the way, 20 kilometers from my home there is a Benedictine monastery and I thought that it could be a place for me. Third help: my parents. On my 18th birthday, I told them that I was thinking of going to the diocesan seminary after high school. I knew I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first, but it was a way of testing their reaction. I still remember what they said to me: "We can't do much to help you with this decision, but if you are happy to follow this path, we are happy too." Four years later I told them that I would enter the Jesuit novitiate. During those four years, none of my siblings, none of our relatives were informed. I cannot be grateful enough to my parents for allowing me and God to spend those four years in silence and prayer, allowing me to mature in my decision without being labeled a priest.

### Question 2: After serving in the Society of Jesus for many years,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ay to yourself who, at that time, was about to join the Society of Jesus?

It was 50 years ago, on 8 October 1973, that my parents sent me to the station to go to the Jesuit novitiate in Lyon. I joined the Society of Jesus because I was attracted by the variety of ministries offered by the Jesuits. I had the idea that the novitiate was a very important time of formation. At the end of high school, I made a retreat led by the Master of Novices to make the decision. And so, I became a "candidate". Those four years were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get to know the Society. We had three meetings a year. Two or three days, including a talk with the Jesuit in charge of the candidates, time for prayer, and each time a different Jesuit spoke to us about his ministry. It wa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meet the candidates who would be my co-novices or who would enter the novitiate before or after me.

Entering the novitiate was somehow mysterious. Saying goodbye to family and friends gave me the feeling that something new and mysterious was about to begin in my life. I had no idea what my life as a Jesuit would be like after ten years. I never imagined that one day I would leave the "French Province" and join the "Chinese Province". Leaving family and friends and entering a space of silence and prayer was indeed something new and, I must say, attractive. The month-long retreat,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after three months, was an experience both feared and awaited. When the retreat ended, it was a great joy. Two years of novitiate is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One of my co-novices did not continue after the novitiate. He resumed his law studies, got married, and last year took a month to do another month's retreat! Ignatian spirituality: a treasure for everyone!

**Question 3: What kind of difficulties have you encountered in your service as a Jesuit over the years? How did you overcome them?**

Fifty years in the Society is certainly a time to thank God for the gift of this time. These fifty years have passed so quickly! What have been the difficulties? No great difficulties, no major crises, but the need to constantly adapt to changes in the Church, in civil society, and, for me, in a culture and a country where I have now spent more than half my life. Adapting to companion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cultures to different communities and different works is somehow tir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maintains a tension that allows you to go further. Tensions and difficulties are challenges in any state of life, whether secular or religious. The difficulty for me is to face these challenges and to find the opportunities to decide, to change, and to correct myself to be more faithful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ission of the Society in my various tasks, responsibilities, and ministries. The company of other Jesuits and a conversation with a spiritual director are always a great help.

**Question 4: During these years of service in the Society of Jesus, what impressed you the most?**

The most memorable events of these fifty years? I would say the three months of tertianship in the Philippines and my final vows in August 92 in the Chinese Province. After 16 years in the Society and 2 years in Taiwan, the tertianship was a kind of oasis. Novitiate, studies, regency, ordination, two years of Chinese classes with some small ministries in Taiwan, there was a need for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October to March the climate in the Philippines was perfect to welcome 14 Tertian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For some of us it was really a big change, I remember some Jesuits from the first world repeating "What a country, what a country!" What has been a kind of surprise for me



are the memories coming back from the novitiate and particularly all the talks given by the socius of the novice master on the Spiritual Exercise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Society.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we had three sessions of sharing: our lives up to the novitiate (history of our vocation), from the novitiate to ordination (formation), and from ordination to tertianship. This gave us all a picture of the Society throughout the world (we came from 10 different countries). It gave substance to the saying that the Jesuit community is the whole Society. For all of us, the long retreat, which we had already experienced during the novitiate, was not déjà vu but a rebirth. Three years after I professed final vows in the Chinese Province. This commitment is a call from the Provincial and a decision for me to be a full member of the Society in this Province.

**Question 5: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ay to your Jesuit brothers, family and friends who have been accompanying and supporting you all these years?**

I have already said that I am very grateful to my family. My parents, brothers, and sisters have respected my choice. Joining a religious order is sort of what we say in Chinese "出家". I am less available to them, but the distance and the rarity of our meetings have helped to build a different kind of relationship. Before the internet gave us the possibility of a phone call, I made it a rule to write a letter every two or three weeks. In a letter, you can describe the work you are doing, the companions in the community, etc. This correspondence was a good way of making them part of my mission. I think that my sisters and brothers are part of my Jesuit life. The big brothers of the family being so far away, they are the ones who took care of my mother and father until the end.

During my school and college years, I had contact with diocesan priests, teachers, chaplains, and parish priests. Some of them were very good examples and all of them were good priests. I thank them because the few who knew that I was thinking of becoming a priest never put any pressure on me.

Thank you to the students of the Beda Center in Tainan who had to deal with my broken Chinese at the beginning of my ministry in Taiwan. Thank you to the Catholics who were wonderful companions and helped me to get to know the Church in Taiwan. When I think of them, I am reminded of Jesus' words to Peter and the disciples: "You will receive a hundred times more in this age: houses, brothers, sisters, mothers, children, lands..." (cf. Mk 10:29-30).

Thank you also to the non-Catholics, whether they are our collaborators or not, who are always respectful, friendly, and eager to help a priest.

## 胡國楨神父 Fr. Peter Hu Kuo-chen, S.J



### 入會 50 年

1948.06.17 生於台灣台中

Born in Taichung, Taiwan

1973.09.01 於蘆洲徐匯中學加入耶穌會

Entered the Society of Jesus at St. Ignatius High School, Luzhou

1981.05.31 於台北主教座堂領受司鐸聖職

Ordained Priest at the Cathedral of Taipei, by Msgr. Matthew Kia Yen-wen

1986.04.22 於新莊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矢發末願

Final Vows at the Chapel of St. Robert Bellarmino Community, Xinzhuang

現任新莊輔仁聖博敏神學院信理神學教授並擔任中華基督神修小會輔導

At St. Robert Bellarmino Community, Xinzhuang, as Professor Dogmatic Theology and Ecclesial Assistant to Chinese Christian Spirit Community

耶穌會中華省檔案室及資源開發室來函，說今年是本人入會的第五十年，希望我提供一些照片及文字以作紀念。本人自認為在耶穌會內這五十年，在其中的生活及工作實在乏善可陳，想到我的朋友們可能對我有話可說，於是就上網徵文，一篇是台大歷史系的古偉瀛榮休教授；另一位是在美國的神修小會會員徐琪女士。

## 我友胡國楨神父

古偉瀛

胡國楨神父和我是在五十年前認識的。他的年齡與求學背景與我相似，我在台灣大學史研所就讀；他也在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畢業後，當了一年助教。聽他的同學耿慶文說：好像有喜歡的女生；又聽說他拿到奧地利的大學獎學金，要去留學了。



古偉瀛教授 & 胡國楨神父

突然在神修小會內聽到他要進入耶穌會，大家都驚訝，也很高興：因為畢竟聖召太缺，如今有了新血。

我當時和他沒有太多來往，只是在共融營時看到他來去匆匆，剛從一個哲學研討會中出來。參加活動，在人群中他話不多，也不活躍，只是喜歡思考。

之後我就出國念書去了，回來後，繼續參加小會；胡神父也晉鐸了，跟著雷煥章神父

在小會幫忙，也在神學院念書。只知當時的輔神正開始發展，吸收許多教會神學家來授課，也積極培養在地的人才。

胡鐸是輔神加重培養的新血之一，只是他自己的學術追求與長上的期待不同。長上當然希望他能早日完成博士學位，得到正式的教書資格後，再展開他的學術生涯。胡鐸卻堅持自學，吸收各方面的神學哲學知識，以充實自己為首要目標，既不想在美國或羅馬修讀博士，也不想花時間完成輔神的高等學位。

得到神學碩士後，他就留校一邊幫忙編書，一邊開始授課，逐步完成他自己的求學規劃。同時也不斷在靈修方面嚐試各種方法，尋找適合國人的方式以及接地氣的信仰內容。

年歲漸增，他的信仰也日漸成熟，體系及生活應用兼備，在雷神父的指點加持下，成為他的接班人，逐步接掌小會的輔導。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所謂後現代的世界，不但教宗的權威不再，我們日常的中心思想也已經無法是像以前一樣的一元化，去中心化的多元社會業已形成。我們雖然不像許多教友在成年、遷往都市後，漸漸離開教會；但畢竟仍在上世紀大公會議之前的華人信仰模式之中。教會權威漸消，但是教規仍嚴，每年復活節前及將臨期間，神父們一再強調罪惡的可怕以及天主的嚴厲的審判，使得不少人不再進堂，不然就是偽裝熱心的冷淡教友，失去了信仰的喜樂及熱情。

雷、胡二鐸感受此點，而他們自己早就完成了梵二之後的典範轉移，宣揚天主的寬恕及慈愛，努力使大家對天主的印象從可敬畏的天主變成可親近的天主，靈修不再聚焦於自己靈魂的得救，而該專注於使自己及周遭的人更肖似基督。更以大公主義的精神對待其他的宗教信徒，效法當今教宗方濟各的態度，不求別人成為基督徒，而只求別人成為更好的其他的宗教信徒。



我去國外多年後回來第一次參加他主禮的喪禮彌撒，大吃一驚地聽到他一開始就說：「如果參禮諸位多年未過宗教生活，今天都可以領聖體，只要在未來適當時機找適當的神父補足和好聖事即可。」這種具有重大釋放力量的宣告，是使許多人重回教會的一個重要契機；天主不再那麼可怕了！

雷神父具有識人之明，將輔導教會精英的重責交付胡鐸，胡鐸也不負所托，盡心盡力協助我們矯正許多過時及錯誤的觀念，平安地過一個快樂的華人基督徒的生活。

以前神修小會強調與傳統中華文化的融合，現在也不再執念於儒道經典與天學之間的調適與互補了。胡鐸近來致力於信友「全球思維，在地行動」(Glocalization)；靈修的路不再是直線性的，煉路——明路——合路，而是走三步退兩步；大家都是天主的好山羊，天主不是嚴厲的法官，而是幫我們辯護的好律師；告解不再是究責與處罰，而是一種治療行為，使大家慢慢靈魂變健康、變強壯。

有一次在和胡鐸很深入的談話後，我心中甚有平安，脫口而出說：「胡神父，我希望我臨終時，您能在我身邊。」他立刻說：「你還沒有完成典範轉移。」的確，我們是活在特利騰大公會議的典範過渡到

梵二典範的期間，難免有過去的陰影，正需要胡鐸繼續開導加持。我們慶幸有胡鐸擔任輔導，能幫助我們在基督內更新一切。

最後，為了讓胡鐸的工作能更發揮，在此希望胡鐸能善加照顧自己：靈魂需要《神操》( *Spiritual Exercises* )；身體需要「體操」( *physical exercise* )；關懷需要「表達」。胡鐸或許個人因素，不善交際。

在此希望胡鐸能多表達自己的感情，結交幾位志同道合的會士弟兄，互相鼓勵支援；也把您內心對小會所有家人的關切，都不拘束地自然流露；這樣的牧靈事業才可大可久，打造一個天主在地上的國度。

胡鐸，為我，為我們的團體，今生有您，一起成長，一起陪伴，真好！感謝、讚美天主，心誠所願，託您的福和天主的慈悲大能，所想所望，必能實現。阿們。

## 兩粒小芝麻

徐琪

胡國楨神父的講道或講座都非常精彩，有深度，猶如豐盛的滿漢全席，主廚的功底深厚。可惜我不懂得品嚐佳餚美酒，拾起桌上掉落的小芝麻，心曠神怡，回味無窮矣.....。

芝麻 1：一般人說，好好活下去。而我們基督徒要說，往上活，好好活上去！

芝麻 2：跟……跟上耶穌，跟好耶穌！

謝謝胡神父分享他的心思給我們。



北美神修小會聖荷西共融營 2010(徐琪後排右)

## 趙儀文神父 Fr. Yves Camus, S.J.



### 領受鐸品 60 年

- 1932.01.11 生於法國馬敦  
Born in Meudon, France
- 1949.10.01 於法國 La Croix-sur-Ourq 加入耶穌會  
Entered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La Croix-sur-Ourq, France
- 1963.09.07 於法國里昂聖若望主教座堂領受司鐸聖職  
Ordained Priest in Lyon, Saint John Cathedral, France, by Msgr. Gerlier
- 1967.07.02 於法國香堤邑矢發末願  
Final Vows in Chantilly, France
- 1974-1976 於台北耕莘文教院擔任台北利氏學社成員及從事牧民工作  
& At Tien Educational Center, Taipei, as member of Taipei Ricci Institute  
1978-1999 並從事牧民工作  
and doing Pastoral ministry  
現於澳門團體從事牧民工作  
At Our Lady of Fatima Residence, Macau, doing Pastoral Ministry

## 坐在石頭上決定探索未知

我的家鄉是一座中等大小的省城，我從那裡一所耶穌會開辦的中學畢業後，於 1949 年 10 月 1 日加入耶穌會成為初學生，那天是嬰孩耶穌聖女小德蘭的慶日。小德蘭是一位年輕的加爾默羅會修女，因著她與基督普世傳教使命的密契，於 1925 年被封為聖人，她的慶日就是這一天。

從小小的鄉村火車站到初學院，我得步行兩三英里。在太陽下走到半路，我坐在一堆石頭上思考我的處境：未來會如何？不知道。耶穌會士是怎樣的人？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他們辦學還不錯。為什麼要去傳教？我一定要去探索。

## 十四年等待心願達成

挑戰和考驗很早就開始了。在學校我已經接受一些關於文化和文明多樣性的介紹，這種多樣性吸引了我。雖然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是在歐洲歷史上首先被接受，「天底下」其他地方的接受情況又是如何呢？在其他文化和文明中，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將如何在這些豐富多彩的人類傳統中發展？那時負責耶穌會傳教使命的伯鐸·雅魯培神父 ( Fr. Pedro Arrupe ) 於 1952 年從日本寫信給整個耶穌會，請求志願者前來幫助，我申請了，但我的申請沒有被自己的會省接受。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在每位省會長按規定的訪視期間，我一直耐心地堅持著，我不明白為何被拒絕，但我持續每年提出申請，當作一個溫和的提醒。而當發末願的時刻臨近，挑戰也就更為激烈。幸運的是，經過這麼長時間的準備，羅馬的上級當局，包括雅魯培神父，那時是總會長了，介入並為此事開了綠燈，申請被接受了，1966 年我終於可以去遠東省了。14 年的等待滿是緊張而多樣的研究、學習或教學，這是對耐心和毅力 ( 但不是固執 ) 的第一個挑戰！在那之後，我生命中最快樂的 55 年開始了！



## 如何轉型適應時代需要

1968 年仲夏我到達台北至今，印象最深的是會省的逐步合一，無論人力與物力都「愈顯主榮」( AMDG )。首先是 1970 與 80 年代為適應一些複雜的使徒工作環境，從大陸被驅逐的外國傳教士之母會省給自己會士的財務補助逐漸被合併了。在 90 年代修會費力調和了「中華省」( 雅魯培神父於 1991 年新命名 ) 的不同來源補助款。

現在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必須從我們的歷史處境中分辨，如何面對一個等待著我們的和解使命以「愈顯主榮」。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競相傳播普世價值來分裂世界，時代正在改變，如何轉變我們自己以適應時代的需要？

## 互相合作 愈顯主榮

自 1965 年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閉幕以來，「主的團體」( 翻譯自希臘文 “Κυριακή Εκκλησία” )，就是天主教會，進入了我們重要的「更新」時期，而耶穌會士參與其中。如眾所周知的這任務並不輕鬆，也不平靜，但身為會省的後到者，我見證了中華省的前輩們在他們的朋友、基督徒家庭、修女與神職弟兄的幫助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他們和諧地致力於「愈顯主榮」，不論是在堂區、社會工作、基督生活團、學校教育、大專學生陶成等方面。



2013 神父與台大光啟學生共融

中華省所有成員感謝這些共同的成就，除此之外也注意到越來越多平信徒正在尋求對於聖依納爵基於神操的靈修有更深的認識與操練，如果這趨勢持續發展，那麼維持許多使徒工作與機構所必需的相互合作將更容易結出碩果，耶穌會士自己也能更緊密追隨自身的特恩和靈修，愈顯主榮！

趙儀文

**Question 1: What was the turning point and when did you decide to join the Society of Jesus?**

After graduating from a secondary school run by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my hometown, a middle size provincial city, I entered the novitiate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on October 1, 1949. That day was the Feast of Saint Teresa of the Child Jesus, a young Carmelite nun, canonized in 1925 for her mystical union with the Christian missions around the world.

**Question 2: After serving in the Society of Jesus for many years,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ay to yourself who, at that time, was about to join the Society of Jesus?**

From the small countryside railway station to the novitiate I had to walk two or three miles. And under the sun, midway, I sat down on a pile of stones to think about my situation. What will be the future? I didn't know. Who are the Jesuits? I didn't know. What are they doing? They run good schools. Why to go to the missions? I must explore.

**Question 3: What kind of difficulties have you encountered in your service as a Jesuit over the years? How did you overcome them?**

The challenge and test started quite early. At school I had already received some introduction to the varieties of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and this diversity appealed to me. Since Christian Faith and ways of life had been received first in European history, what about its reception elsewhere "under Heaven"? In other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how Christian faith and ways of life would develop in these various and fecund human traditions? In those years, from Japan, Father Pedro Arrupe, Superior of the Jesuit mission, in 1952 wrote a letter to the whole Society of Jesus asking for volunteers to come and help. I applied, my application was not locally accepted. But I insisted patiently all along the following years during the canonical visitation of each provincial. I didn't understand the local refusal. I maintained my yearly

application as a gentle reminder. When the time of the last vows had come, the challenge had been more intense. Fortunately, after so long a preparation, higher authorities in Rome, including Fr. Arrupe, then General Superior, intervened and the green light was given. The application had been accepted and I could leave for the Far Eastern Province in 1966. The wait had been 14 years of intense and various research, studies, or teaching. That was the first challenge for patience and test for constancy (yet not obstinacy). After that period of time began the present one made of the 55 happiest years of my life.



19870911 淡水本篤領洗

**Question 4: During these years of service in the Society of Jesus, what impressed you the most?**

From my arrival in Taipei in mid-summer 1968 to these days, what impressed me most was the progressive unification of the Province in terms of human and economic resources for “the greater glory of God” (AMDG). In the 1970s and 80s, it had been first the adaptation to some complex apostolic settings for both Chinese and non-Chinese Jesuits priests and brothers expelled from the Mainland. Then it included to merge the funds of financial assets coming from the former Jesuit mother-provinces of the foreign missionaries. Then in in the 90s years was achieved the laborious “conciliation” of the different origins of th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Province” , the new name given to it by Father Arrope 1991.

What impresses me most nowadays is that we have to discern how to face a prospective Mission of Reconciliation “for the greater service of God” in our historical surroundings. Marxism and Neo-liberalism ideologies have divided the world by competing to spread universal

values. Times are changing. How to convert ourselve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Question 5: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ay to your Jesuit brothers, family and friends who have been accompanying and supporting you all these years?**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in 1965, the “community” that became the Catholic Church, entered into our important period of “Renewal”, and the Jesuits within it. The task has not been easy nor peaceful as everyone knows. But, as a late comer in the province, I have witnessed the result of the great works that the elders of the Chinese Province have achieved with the help of their friends, Christian families, religious sisters and priests of various orders, harmoniously working at “the greater service of God”, be that in parishes, social work, Christian Life Communities, school education, university college students formation, etc.

All members of the province are grateful for these common achievements. Added to that, they observe that more and more lay persons are looking for some deeper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Saint Ignatius spirituality based on his spiritual exercises. If the trend develops itself, the mutual cooperation, so necessary to sustain many apostolic works or institutions, will all the more easily be fruitful. The Jesuits themselves will more closely follow their own charisma and spirituality to the greater servi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 丁松青神父 Fr. Barry Martinson, S.J.



### 入會 60 年

---

1945.08.28 生於美國加州聖地牙哥

Born in San Diego, CA, USA

1963.09.07 於美國加州洛斯加托斯加入耶穌會

Entered the Society of Jesus at Sacred Heart Noviciate, Los Gatos, CA, USA

1975.05.10 於美國加州聖地牙哥領受司鐸聖職

Ordained Priest in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 by Msgr. Leo T. Maher

1980.02.02 於新竹清泉發末願

Final Vows in Qingquan, Hsinchu

現於新竹清泉擔任本堂神父

In Qingquan, Hsinchu, as Parish Pastor

## 藝術家神父

九歲，我的父親剛去世不久，加大利納姑姑來我們家陪伴我們幾星期，那時我剛學會描摹人臉，為了精進我的新技法，我房間的牆壁被我畫得滿滿的。

「你長大後想做什麼？」加大利納姑姑問我：「藝術家嗎？」

「可能要當神父。」我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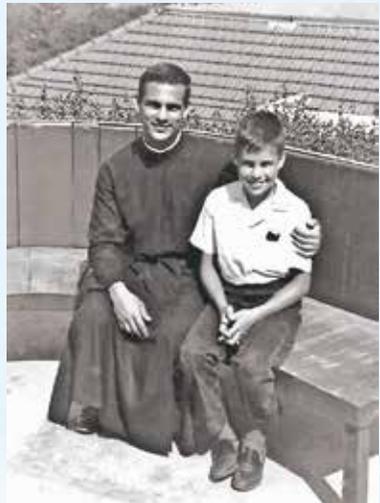
「如果你想當神父，那你就要把牆壁上的畫都擦掉，做個乖孩子！」她說。

我哥哥傑瑞無意中聽到這段對話就得意的笑說：「如果你要當神父，那你就需要幫我打掃房子和割草，因為神父不可能像你這樣懶惰！」

然後我姑姑說了一段奇怪的話：「最棒的神父是耶穌會士，而最棒的耶穌會士是傳教士。」接著又神祕地補充道：「有些耶穌會士被派遣到某個島，當他們收到要求，他們總會服從，而他們去了之後，就再也不回來了。」

我從來不確定加大利納姑姑這段預言般的話語真正的意思是什麼，那時我對耶穌會士、傳教士、或那個他們去了以後就不再回來的島一無所知。但是渴望已被種下，從那一刻開始，「耶穌會傳教士」深深地紮根在我的腦海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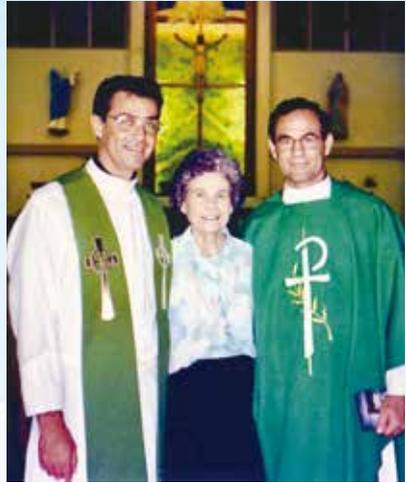
當我哥哥傑瑞唸高中時，他看了一部關於天主教會在貧窮國家工作的短片，戲院外有一個捐獻箱，他捐了一點



With younger brother Glenn at novitiate--Martinson 丁松青

錢。他被這部電影深深感動，跟我說了這部電影。後來，我們每個月都會收到一本小冊子，展示我們的捐款如何用於幫助其他國家的窮人，特別是幫助生病的兒童恢復健康。

有一天，傑瑞問我是否還想當神父，我回答是的。傑瑞凝視著遠方低聲說：「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處於貧困和苦難之中，亞洲只有極少數的人相信耶穌。我要去那裡，亞洲的某個地方。」



傑瑞讀了一本關於耶穌會士的書，不久之後，我們首次會見了一位耶穌會士。高中畢業後，我哥哥離開家加入了耶穌會——目標是成為一位外國傳教士。

我繼續收到這本小雜誌，展示著貧窮國家的兒童接受幫助之前和之後的照片，他們的眼睛穿過書頁看著我。

就在我十八歲生日之前不久（我的生日是聖奧思定慶日），我追隨哥哥傑瑞加入了耶穌會，也帶著成為一位外國傳教士的終極渴望。

但我的即刻目標是找到一份持久的愛來填滿我的心靈渴望。

聖奧思定曾經寫道：「主啊！唯有安歇在祢內，否則我們的心無法得到安歇。」

藉著天主的恩寵，在耶穌會，我找到了我一直在尋找的神聖之愛——而且至今從未離我而去。成為外國傳教士的目標在我跟隨傑瑞（譯者註：丁松筠神父）來到台灣（或許那就是加大利納姑姑所說的「某個島」）之後成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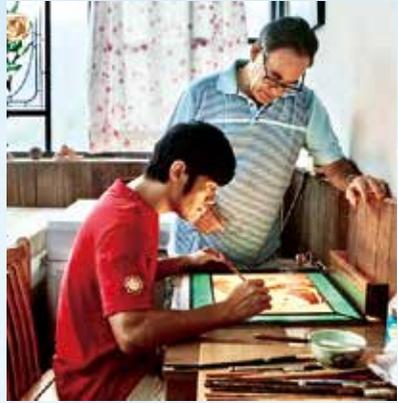


經過多年的研習，終於我領受了司鐸聖職並被指派到清泉，位於北台灣新竹的山上。很快地，我發現自己的角色並不只是一位本堂神父，也是一位藝術家。幾乎半世紀都待在清泉，我已經能夠用壁畫和繪畫覆蓋我的教堂牆壁和窗戶，而且沒人叫我把它們清理掉——還沒有！

如果你問我作為一位在山上的司鐸生涯中最困難的是什麼，我會毫不遲疑地說是「維護」。讓一個教堂漂亮、堅固、而且照顧得很好，花費我大量的時間、才能與精力。這個團體（祝福他們！）往往擅長管理教堂，卻鮮少擅於修復教堂，東西總是分崩離析，維護教堂建築一直是最具挑戰且最不愉快的任務。

當教宗方濟各呼籲我們走「出」教會，進入我們的周遭世界——不只是待在牆內，照顧教會對我而言有了額外的意義。我開始了解到我不只是被派遣照顧一座古老的教堂建築和來到這裡祈禱的人們，也要關心我的村莊裡的其他家庭——也就是那些沒有到教堂裡祈禱的人們。畢竟，教會就是人民，人民住在家裡，而不是教堂裡。清泉的大部分房屋和建築也都在分崩離析，我的村莊年久失修，令人遺憾。我要做些什麼，但是我沒有實際的才能，沒有建築工人，也沒有錢。

但我確實知道如何畫畫！從孩提時起，我就著迷於我們堂區以及其他我所見過的彩色玻璃窗。自從來到清泉，我已漸漸學會製作這種藝術的技巧，也已經不只為我的教堂，也為其他教堂製作了彩色玻璃窗，這是和我有才華的同事們一起達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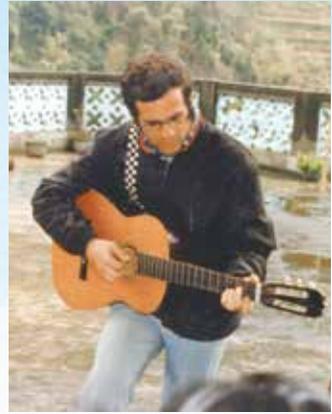
於是，我們決定與當地原住民藝術家和技術人員一起製作一系列彩色鑲嵌玻璃並出售，用來修復清泉的破舊房屋和建築。無論是因其藝術價值或其背後的崇高原因（或兩者兼具），我們的彩色玻璃畫作很快就賣完了。

接著幾年，我們製作了更多彩色鑲嵌玻璃，藉由出售獲得的資金，我們逐步改造了幾乎整個清泉村。

鵝卵石外牆裝飾著原住民風格的馬賽克藝術和色彩繽紛的壁畫，取代了村莊兩條主要街道上搖搖欲墜的混凝土牆。種植了樹木花朵，彩繪了一百多棟房屋。破舊房屋的外部得到了修復——有時內部也得到了修復。接著一家廢棄的舊信用合作社償還了債務，並且轉變成急需的青年中心。清泉村重獲新生——不僅是它的房屋，還有它的人！

這絕對是我身為一位本堂神父所完成的最具挑戰的任務，但也是最有成就感的。年輕時讀過的福傳雜誌上那一張張看著我的小臉已然轉化成我的村民的臉龐——無論是天主教徒與否，他們帶著自豪與感激看著在他們村子裡成就的一切！

至於我，我非常感謝這些年來贊助過我們的每一位慷慨的恩人，特別是那些善心購買我們的彩色玻璃作品、我寫的書、我創作的音樂的人們。我的才華是天主所賦予，但如果沒有那些支持我的藝術作品、書籍和音樂的人們，就缺乏動力去推動新計畫以造福我們的村民。



丁松筠丁松青神父

在我的生命中，創造力與使徒工作——特別是對窮人與有需要的人，這雙重層面是互相交織的。我繪畫、寫作、創作音樂的動機是為了幫助別人，因此，為了幫助別人，我創作藝術、撰寫書籍、製作音樂。

自從我十八歲加入耶穌會至今，六十年過去了，我很感謝這個非凡的修會允許我去發展與成就我的才華，去發揮天主為我設計的潛力，並且用我所有去服務他人。

當我年紀漸長，我最大的喜樂是看到我的門生，特別是在彩色鑲嵌玻璃的領域，逐漸接管我的工作。這一直是我的夢想：不只是創造，而是生產——當我離開的時刻到來，能留下一點我自己，能夠在比我更有能力的手中蓬勃生長。

對您們每一位以及天主，我想說謝謝您們這些年來容忍我的缺點，當我失落時鼓勵我，當我感到喜樂時分享我的快樂，最重要的是感謝您們——儘管有許多看似難以克服的困難——為我的雙手帶來了成功。

丁松青

## To Be a Priest-Artist

When I was nine years old—not long after my father died—Aunt Catherine came to our home and stayed with us for a few weeks. At that time, I was learning how to draw faces. While practicing my newfound art, I had drawn pictures all over the walls of my room.

“What do you want to be when you grow up,” Aunt Catherine asked me, “an artist?”

“Maybe a priest,” I answered.

“If you want to be a priest, then you should wash those drawings off the walls and be a good boy,” she said.

My older brother Jerry overheard this conversation and smirked, “If you want to be a priest, then you should help me sweep the house and cut the grass—because priests can’t be lazy like you!”

Then my aunt said something strange: “The best priests are Jesuits and the best Jesuits are foreign missionaries.” And she added cryptically, “Some Jesuits are asked to go to a certain island, and if they are told to go, they always obey. And after they go, they never come back.”

I never knew exactly what Aunt Catherine meant by those prophetic words. I knew nothing then of Jesuits, or missionaries, or that island to which they went and never came back. But the desire had been planted. From that moment on, the words “Jesuit Missionary” remained firmly planted in the back of my mind.

When my older brother Jerry was in high school, he saw a short film about the Catholic Church’s work in poor countries. Outside the theatre was a collection box. He donated some money. He was very moved by the movie and told me about it. After that, we began receiving a little pamphlet each month showing how our donations were used to help the poor in other lands, especially in restoring sick children to good health.

One day, Jerry asked me if I still thought of being a priest. I said, yes. Jerry gazed out in the distance and whispered, “Two-thirds of the world are poor and suffering. Only a tiny percent of people in Asia believe in Jesus. I would like to go there. Somewhere in Asia.”

Jerry read a book about the Jesuits and shortly afterward we met one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high school, my brother left home and entered the Jesuits—with the goal of becoming a foreign missionary.

I kept receiving the little magazine showing photos of children in poor countries, before and after they had received help. Their eyes stared up at me from the pages.

Shortly after my 18th birthday (which was on the feast day of St. Augustine), I followed my brother Jerry and entered the Jesuits, also with the ultimate desire to become a foreign missionary.

But my immediate goal was to find a lasting love that would fill my longing heart. “Our hearts are restless,” St Augustine had written, “and they shall not rest until they rest in You, O Lord.”

By God’s grace, I found the Divine Love I had been searching for in the Society of Jesus—and it has never left me since. My goal to become a foreign missionary came true when I followed Jerry to Taiwan (perhaps that “certain island” of which Aunt Catherine had spoken).

After many years of studies, I was finally ordained a priest and assigned to the parish of Qingquan, in the hills above Hsinchu in northern Taiwan. Very soon, I discovered my role was not only that of a parish priest, but also that of an artist. During almost half a century in Qingquan, I’ve been able to cover the walls and windows of my church with murals and paintings and nobody has told me wash them off—yet.

If you asked me what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in my life as a priest in the mountains has been, I wouldn’t hesitate to say “maintenance.” To make a church beautiful, strong, and well-cared-for takes an enormous amount of time, talent, and effort. The congregation—bless their hearts—are often good at running a church, but seldom adept at repairing it. Things are always falling apart. Maintaining the church building has been my most challenging, but least enjoyable, task.



Caring for the church took on an added dimension for me when Pope Francis urged us to go “out” of the church and into the world around us—not just to stay within its walls. I began to realize I was sent not only to care for an old church building—and the people who go there to pray—but also to be concerned about the other homes in my village—and the people who do not go to the church to pray. After all, the Church is the people, and the people live in homes, not churches. Most of the houses and buildings in Qingquan were also falling apart. My village was in a sorry state of disrepair. I want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but I had little practical talent, no construction workers, and no money.

But I *did* know how to paint. Since childhood, I had been fascinated by the stained-glass windows in our parish church and others I had seen. After coming to Qingquan, I had gradually learned the technique of making this art and had been producing stained-glass windows not only for my church, but for other churches as well. This was facilitated by my very talented co-workers. So, together with local indigenous artists and technicians, we decided to make a series of stained-glass panels and have them sold for the purpose of renovating the dilapidated homes and buildings of Qingquan. Whether because of their artistic merits, or because they were for a worthy cause (or both), our stained-glass paintings quickly sold out.

During the next few years, we made more stained-glass panels. From the funds we acquired through their sales, we gradually renovated practically the entire village of Qingquan.

Pebble stone facades, adorned with indigenous mosaic art and colorful murals, replaced crumbling concrete walls along the village’ s two main streets. Trees and flowers were planted. Over 100 houses were painted. Poor homes were repaired on the outside—and sometimes on the inside as well. And an old, abandoned credit union had its debts repaid and turned into a much-needed youth center. The village of Qingquan took on new life—not only with its homes, but with its people as well.

This was definitely the most challenging work I have ever done as a parish priest. But it was also the most fulfilling. The little faces that looked up at me from mission magazines I read as a youth were transformed into the faces of those in my village—Catholic or non-Catholic—that looked with pride and gratitude at what had been accomplished in their village.

As for me, I am grateful to all the generous benefactors who have donated to us throughout the years—and especially for the kindness of those who have purchased our stained-glass works, the books I have written, and the music I have made. What talents I have are God-given—but if it were not for those who have supported my art, books, and music, then there would be no incentive to move forward with new project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 of our village.

In my life, the twin-aspects of creativity and apostolic ministry, especially to the poor and needy, are intertwined. My motivation in painting, writing, and making music is to help others. So, in order to help others, I do art, write books and make mus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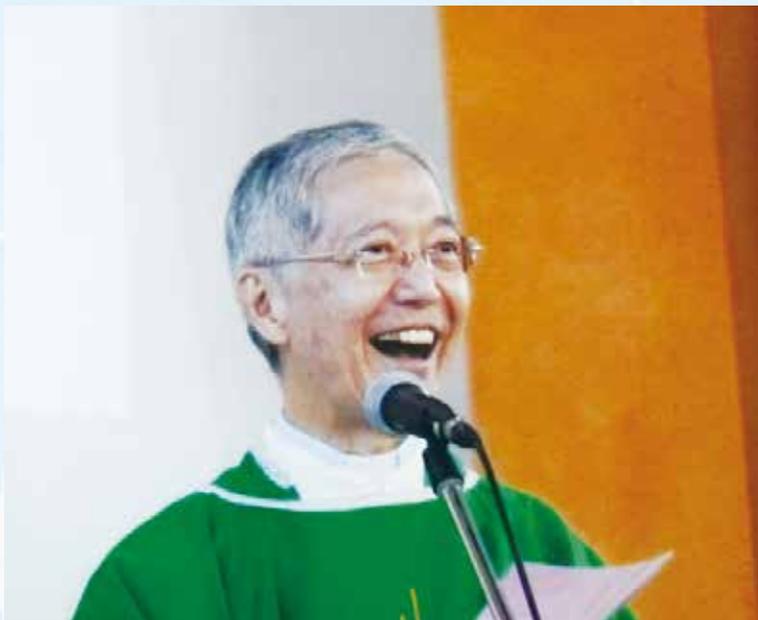
Sixty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my entrance into the Society of Jesus at age 18. I am grateful to this extraordinary Society for allowing me to develop and fulfill my talents, to reach the potential God has designed for me, and to use all that I have to serve others.

As I get older, my greatest joy is to see my protege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stained glass, gradually take over my work. This has been my dream: Not simply to create, but to *produce*—to leave a little of myself behind when it is time for me to go, something that can flourish and grow in hands much more capable than my own.

To all of you—and to God—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for putting up with my foibles all these years, for encouraging me when I was down, for sharing in my happiness when I was joyful, and most of all—despite seemingly unsurmountable difficulties—for bringing success to the work of my hands.

Barry Martinson

## 饒志成神父 Fr. John Jao Chih-ch'eng, S.J.



### 入會 60 年

---

1943.05.19 生於印尼錫江

Born in Makassar, Indonesia

1963.10.09 於彰化加入耶穌會

Entered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Changhua

1976.09.18 於台北聖家堂領受司鐸聖職

Ordained Priest at Holy Family Church, Taipei, by Msgr. Matthias Kia

1978.05.13 於台北聖家堂矢發末願

Final Vows at Holy Family Church, Taipei

現任台北聖家堂團體院長及本堂神父、耕莘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基督服務團協調人，在新莊輔仁聖博敏神學院教講道學。

At Holy Family Community, Taipei, as Superior and Pastor, Chairperson of Tien Cultural Foundation, Moderator of Chritian Service Community, and teaching Homiletics at Fu Jen Faculty of Theology of St. Robert Bellarmine, Xinzhuang

問題一：請問是什麼時候、什麼契機讓當時的您決定加入耶穌會？

在唸大學時，有很多耶穌會神父在台大教書，他們住在台大附近的伯達書院，所有天主教大專同學會的活動也都在這裡舉行。我個性好動，常常去參加教會活動，有很多機會接觸到他們，感覺他們很特別，他們是外國人，卻離鄉背井來到這裡傳福音，將他們所感受到的愛也傳給我們，讓我覺得很感動。天主就藉著他們的生命和愛，觸動了我，讓我想到自己身為華人，也可以做他們所做的。再加上恩師鄭爵銘神父（基督服務團的創辦人）的陪伴和幫助分辨，我就決定了修道加入他們的行列。



問題二：在耶穌會服務多年後，請問您想給當時正要加入耶穌會的自己說什麼？

「感謝天主，接受天主的邀請是天主賜給我的很珍貴禮物！」

問題三：請問您在耶穌會服務的這一路上遇到了什麼樣的困難？又是如何克服的？

比較大的困難是去義大利讀神哲學時，語言的困難影響了我的情緒。在那個會院裡，我是唯一的華人，也是唯一的外國人，團體中會講英文的不多，頭三個月實在非常的辛苦難熬，幾乎要放棄學業了！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祈禱後，才恢復平靜。

另外一個較大的困難是在唸神學時，身分認同的危機。我出生在印尼，十七歲回來台灣唸書，在台灣入修會待了七年後，到義大利去念神哲學，那時已經待了五六年，很喜歡義大利，想留在義大利做義大利人。這時引起了身分認同的危機，我到底是誰。後來藉著神師神父的陪伴和引導，讓我找到了聖召的根源，找回自己，化解了危機。

問題四：在耶穌會服務的這些年裡，讓您印象最深刻的的事情？

在鐸職生涯中有兩件事感觸很深：其一是舉行感恩聖祭，尤其是送聖體，天主竟然透過我將祂的愛送給所有來領受聖體的人。我的有限和不配能讓天主垂顧，何其有幸！其二是和好聖事，在聽告解時竟然能夠代表天主將祂的憐憫、寬恕，恩賜給願意悔改的人，真是感動！身為一個耶穌會士，一位神父，是非常感恩的事！我三十三歲晉鐸至今已四十七年，很高興也很榮幸，能成為天主的工具，把祂的愛帶給別人！

問題五：想對這些年來陪伴及支持您走在福傳路上的修會弟兄、家人、教友、朋友說什麼？

感謝大家的陪伴！

首先要感謝家人，我幼時父親就過世，而母親在我入會時，因為不了解，非常的反對，但是後來她也領洗成為教友，很接納也支持，還時時為我祈禱。

另外我要特別感謝影響我最大的鄭爵銘神父，在印尼唸書時鄭神父就已經認識我，非常照顧我，到台灣來還是一直陪伴著我。還有單國璽樞機主教，他是我初學時的導師，我是他的第一個徒弟。

當然我也要感謝同會弟兄的接納、鼓勵、支持，包容我的缺點。回顧這六十年來在耶穌會團體生活裡，因為不同個性、不同背景的人生活在一起，困難問題不少，但是大家都願意回應天主的召叫，在團體裡彼此接納、包容、鼓勵，共同完成天主召叫我們的使命。



## 神父加碼分享當年的初學生活——深度體會聖召的意義

遙想當年我入初學時是 1963 年，那時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還沒結束，所以我們的培育方式還是梵二以前的，非常的嚴謹。沒有手錶，全部按表操課，非常的規律化。平日不講話，有事想要跟誰講話要先徵得班長的許可，由班長指定時間；吃飯時也不講話，而有人負責唸聖書；沒有報紙電視收音機，每個周末由導師來向大家報告教會和國際大事；更不能隨便外出……。如此彷彿軍隊般嚴格，又好像與世隔絕的生活，現在回想起來，當年如此好動的我，怎麼能夠忍受過來？真是不可思議！然而這就是聖召，既然天主召叫了我，就要愉快的接受所有的生活方式，努力、主動的去適應。我很高興，我走過來了！感謝天主！

饒志成 口述  
檔案室 採訪記錄

饒神父致贈感謝狀給原民歌詠團



主禮為問道者在額頭劃十字聖號



聖周四為教友洗腳

# 顏哲泰神父 Fr. José María Calle Fernández de Rojas, S.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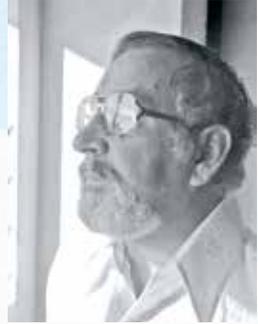
## 領受鐸品 70 年

- 1922.10.01 生於西班牙桑坦德  
Born in Renedo de Cabuérniga, Santander, Spain
- 1940.09.14 於西班牙薩拉曼卡加入耶穌會  
Entered the Society of Jesus at St. Estanislao Novitiate, Salamanca, Spain
- 1953.03.11 於菲律賓碧瑤主教座堂領受司鐸聖職  
Ordained Priest at the Cathedral, Baguio, Philippines, by Msgr. William Brasseur, C.I.C.M.
- 1956.02.02 於菲律賓馬尼拉 Chabanel Hall 矢發末願  
Last Vows at Chabanel Hall, Manila, Philippines
- 現於新莊聖若瑟頤福園為教會與耶穌會祈禱  
At St. Joseph's Province Infirmary, Xinzhuang, praying for the Church and the Society

## 緣起不滅——Pepe 顏哲泰神父

檔案室 整理撰稿

人稱 Pepe(註1) 的顏哲泰神父廣為眾人所知的是他非常幽默風趣，以他為傳主的口述歷史書籍《世事洞明人情練達》(註2) 有好多關於他幽默睿智的小故事.....可是這個標題.....是說我們 Pepe 神父也是非常浪漫多情的人嗎？讓我們在這本口述歷史書(註3) 裡面找答案！



### 一、緣起——加入耶穌會立志做「來華傳教士」

Pepe 十三歲時，在一次家庭聚會中，在一所小教堂裡認識了一位神父，這位神父帶他去參觀一所耶穌會辦的中學兼修道院，那裡風景優美，高大的樓舍吸引著 Pepe 年幼的心靈，因此秋天開學後，Pepe 就進入這所中學就讀。學校的校長神父也兼任神師，校園裡有三位年輕的修士，其中一位高大又性情很好的修士，人很健談，他告訴 Pepe，他的聖召就是答覆天主的召叫。有一天在慶祝聖方濟沙勿略的瞻禮時，這位修士告訴 Pepe 聖方濟沙勿略的事蹟，以及這位聖人一直想到中國的未竟之憾。後來這位修士的長上要派他到中國，可惜因故未能成行。

Pepe 十四歲那一年，西班牙發生內戰，他與師長（神父和修士）一起被民兵擄走，兩週後，民兵通知叔父將他領回家，但師長後來均遇害，包括這位修士。這件事對 Pepe 造成很大的衝擊，他深深感到是天主要他來華，繼續這位年輕修士的遺志。後來 Pepe 在進入大學

註1：顏哲泰神父聖名 José 的西班牙文暱稱。

註2：顏哲泰口述與原著，范京生撰稿與翻譯，《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台北：耕莘文教基金會，2014）。

註3：同上。本文內容多摘錄此書，並根據檔案室資料編纂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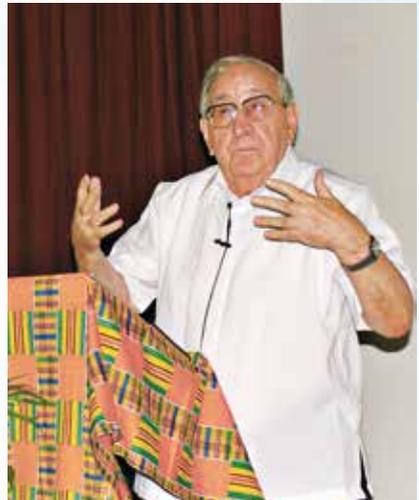
之前，參加了基督徒團體的避靜，肯定了自己的聖召，而於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四日光榮十字聖架慶日這天加入了耶穌會。

## 二、與華人世界的不解之緣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九日，Pepe 一行五人（包括賴甘霖神父），是西班牙耶穌會在二戰後派往中國傳教區的第一批會士，從馬德里出發，於十一月廿三日抵達上海，終於踏上了中國的土地。Pepe 先後在北平、安慶與上海研讀華語和神哲學，後來由於政治情勢之所迫，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轉往菲律賓繼續研讀神學，並於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一日領受了司鐸聖職（今年歡慶領受鐸品七十禧年）。

在繼續攻讀神學博士學位，寫完論文之後，一九五六年的某一天，省會長倪永祥神父（José, Oñate Urresti）指派給 Pepe 一個意想不到的任務——到台灣竹東進行牧靈工作，而且要儘快去。大約一個月後 Pepe 就到台灣了。他的職務主要是照料一群年輕人，也在星期天上山去陪伴一群成人。後來 Pepe 又服從總會長的安排，再到菲律賓服務，但是請長上先讓他完成在竹東幫助十五個年輕人於復活節領洗的任務。

而 Pepe 回到菲律賓看似離開了華人世界，實則繼續開展為華人世界的重要貢獻。他加入侯樹信神父（Hofinger, Johannes B.）的使徒工作團隊，共同創辦「東亞牧靈學院」（EAPI），依循梵二的精神，為東亞各地方教會注入革新的新血，培育了來自東亞各地的神職（包括主教）、修女與平信徒，當然包括許多來自華人世界的生力軍，為建設華人地方教會貢獻良多。



2008 年 EAPI 頒獎

從一九八五年開始大約十年時間，Pepe 擔任耶穌會「中國使徒工作」總會長代表的助理，專責總部在馬尼拉的辦公室，以及在一九九二年移駐香港擔任耶穌會中國服務之代表助理，更具體投身為各種華人傳教使徒工作奔波忙碌。同時擔任該辦公室所發行的《通訊》( *Correspondence* ) 雙月刊編輯，讓全球耶穌會士據以即時掌握，翔實了解這份使徒工作的最新動態與現況。



Pepe 與菲國主教 Claver

終於，七十二歲那年（一九九四年），距離 Pepe 在竹東服務又受命赴菲數十載之後，Pepe 終於重回台灣，到高雄四維文教院擔任讀書修士的靈修導師，後來更擔任耶穌會在高雄、台南與嘉義的團體院長，也受邀擔任中華基督神修小會高雄分會的神修導師，與平信徒相處如家人。二〇〇三年之後，則於新莊輔仁聖博敏神學院擔任靈修導師。

### 三、緣起不滅

其實 Pepe 不只是與華人情緣深厚，在菲律賓數十載的生命歷程，讓 Pepe 在新莊輔仁聖博敏神學院向來台讀書的菲律賓修士（現在的柯建融神父）自稱「我也是菲律賓人」（註4）！在高雄時每主日在主教座堂主持英文彌撒，平日也為菲律賓教友的福祉奔波。到了新莊的神學院也不忘特別為菲律賓教友提供牧民與禮儀服務。

二〇一六年七月之後，Pepe 在頤福園為眾人祈禱。雖然近年來因年事已高，已經不認得人了，有時見他坐著輪椅遙望遠方，相信他仍在每天的祈禱與生活中，串起連結著各地的每一段緣，交在天主手中。我想，這就是最浪漫的事了！

註4：顏哲泰口述與原著，范京生撰稿與翻譯，《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台北：耕莘文教基金會，2014），182 頁。

## 田松修士 Bro. Tirso Pérez Álvarez, S.J.



### 入會 70 年

---

1936.01.24 生於西班牙布爾戈斯

Born in Burgos, Spain

1953.09.29 於西班牙奧爾杜尼亞加入耶穌會

Entered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Orduña, Vizcaya, Spain

1964-1969 於蘆洲徐匯中學擔任醫務員和住宿生主任

&

1971-1982 At St. Ignatius School, Luzhou, as Infirmarian and Prefect of Boarders

1982-1986 於新埔內思高工擔任醫務員和住宿生主任

At St. Aloysius Technical School, Xinpu, as Infirmarian and Prefect of Boarders

1969.08.15 於西班牙布爾戈斯發末願

Final Vows at La Merced, Burgos, Spain

現於西班牙馬德里擔任護理師

In Madrid, Spain, as Nurse

## 西班牙來的校醫

摘錄《熱血男校：徐匯中學五十年》

當醫生的，不是進大醫院，就是自己獨立開診所。卻有一位醫生，甘心天天守在徐匯，專心照顧學生，而且，他還是個遠從西班牙來的洋人。

Tirso Pérez 有個中文名字，叫「田松」，西班牙醫護學校畢業，在徐匯創校第二年的十一月就來了。當時他好年輕，還不到三十歲，據說，他天天在校園裡跑來跑去，非常忙碌。



田松是一名修士，大家稱呼他「田修士」，幾乎忘記他的名字。修士跟神父不同，不能主持彌撒，但做為一位神父，必須先是一名修士。

田修士的本業是醫生，徐匯資深的孟昭齊老師指出，田修士有台灣的醫生開業執照，一九七九年辦妥醫生開業執照，並加入台北縣醫師公會（今新北市醫師公會），他因此常跟田修士開玩笑，「你那個證書借我租給別人，一個月可以收好幾萬元租金」。

田修士可以成為發財的醫生，但他從十幾歲就發願當修士，而且只當修士。據說，中國人比較喜歡做神父，認為既然進入修會，就希望不只是做修士，希望還能夠更上一層樓擔任神父。

徐匯的醫務室由田修士開張，有濃濃的藥水味，櫃子有稀奇古怪的藥品，又有剪刀、消毒器、夾子等外科器具，診所的架勢十足，不像普通學校裡的醫護室。田修士濃眉深眼，戴著深度近視眼鏡，也不像一般學校的護士阿姨，卻大受學生歡迎。



徐匯關建醫務室，一開張，學校就特別從國外購買一大批藥物，每年還增添新藥品，都買自美國和西班牙，都是很好的藥，有治胃痛、感冒的藥，也有消炎藥，維他命也有。給藥時，田修士總是說：「給你這寶貝的藥。」

十三屆校友林靜一說，在他的印象中，徐匯是一所貴族學校，因為用的藥都「很棒」，都是「進口的、從來沒看過的」。他特別記得喉片，「是菱形的，吃了很舒服，就算沒有喉嚨痛，也很想說痛」。

前靜宜大學校長俞明德是徐匯高中部第九屆校友，他初二從南部轉學到台北，又直升徐匯高中部，住宿四年半，對神父們都很懷念，印象比較深刻的正是管理宿舍的田修士。俞明德說，晚上的宿舍彷彿開了一間「小診所」，田修士會幫大家處理一些「疑難雜症」。

前任徐匯校長陳海鵬是高中部十三屆校友，也蒙受田修士手術之恩，他說，聯考前幾天，他突然長針眼，田修士緊急塗藥膏，讓膿包快速長大。有一天，再叫他去醫務室。他躺在手術台，田修士先聊天，「聊著聊著，膿包就突然被劃破，然後修士拿一塊棉花吸一吸，就好了。」陳校長的同學林靜一在旁邊聽了，下了一句註腳：「田修士是萬能的！」

據孟昭齊老師說，田修士已返鄉，定居西班牙，他們仍保持連絡。這位西班牙醫生現在還用中文跟孟老師寫信，只是他謙虛說，「中文快要忘光了」。

## 谷寒松神父 Fr. Aloisius Gutheinz, S.J.



### 入會 70 年暨末願 50 年

---

1933.11.12 生於奧地利提洛爾

Born in Tannheim, Tirol, Austria

1953.09.07 於奧地利克恩頓加入耶穌會

Entered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St. Andrä, Kärnten, Austria

1966.05.01 於新竹聖神堂領受司鐸聖職

Ordained Priest at the Holy Spirit Parish, Hsinchu, by Msgr. Giuseppe Caprio

1973.06.17 於羅馬總會長辦事處發末願

Final Vows at the Jesuit Roman Curia (by General Fr. Arrupe), Rome

1975 年至今持續服務痲瘋病人

Doing Pastoral Ministry to the leprosy patients

現任輔仁聖博敏神學院信理神學榮休教授

At Fu Jen Faculty of Theology of St. Robert Bellarmine, Xinzhuang, as Emeritus Professor of Dogmatic Theology

問題一：請問是什麼時候、什麼契機讓當時的您決定加入耶穌會？

1953年，我在因斯布魯克教區於奧地利提洛爾開辦的中學就讀的最後一年，領受了去中國的清楚聖召：「路易（譯者註：谷神父的暱名），你去中國！」我向一位避靜時認識並持續保持聯絡的耶穌會神父尋求建議，他引導我決定加入奧地利的耶穌會，他們在中國，具體是在台灣有其使命。於是，這「初次的召叫」實現了！



問題二：在耶穌會服務多年後，請問您想給當時正要加入耶穌會的自己說什麼？

毫無疑問我只會再說一次：「路易，信賴天主聖三，祂與你同在！」

問題三：請問您在耶穌會服務的這一路上遇到了什麼樣的困難？又是如何克服的？

在耶穌會中華省 62 年中唯一遇到真正的困難是第一年在新竹南大路（譯者註：當時的地址）華語學院學華語時，因為我最喜歡進行



谷寒松神父與樂生病友

優良外籍傳教士



深刻的哲學與神學思考，頭幾個月的背誦工作讓我感到我的思考能力幾乎死於重複的背誦，例如：你好嗎、好你媽、媽妳好.....然後我把教科書丟到牆角，整天用拉丁文寫哲學和神學，到了晚上我發現我的拉丁文文法很清楚，喔！我的思考能力還活著！太棒了！繼續學華語吧！

問題四：在耶穌會服務的這些年裡，讓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在這 62 年之中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天主的美好看顧，天主總是以神奇的方式安排一切.....主，我最摯愛的天主聖三，我全心信賴祢！祢知道如何在可靠的朋友和專業醫療建議的配合之下，照顧 90 歲的我！

問題五：想對這些年來陪伴及支持您走在福傳路上的修會弟兄、家人、教友、朋友說什麼？

我親愛的東方和西方的朋友們，我不知該如何對你們支持我的友誼表達我最深摯的感謝，是的，讓我們滿懷喜悅和信心一起向前行：一個人做夢，就只是夢；一群人一起做夢，就是真實！

谷寒松

**Question 1: What was the turning point and when did you decide to join the Society of Jesus?**

I received a clear vocation in 1953, my last year in High School, run by the Diocese of Innsbruck, Tirol, Austria. The Lord told me: "Luis (translator's note: his nickname), you go to China!" . The concrete realization of this "first vocation" , through the advice of a Jesuit Father, whom we know from retreats and following contacts, brought me to the decision to join the Jesuits in Austria, who have their mission in China, concretely in Taiwan.



**Question 2: After serving in the Society of Jesus for many years,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ay to yourself who, at that time, was about to join the Society of Jesus?**

No doubt, I would simply say again: "Luis, trust in God Triune, HE is with you" !

**Question 3: What kind of difficulties have you encountered in your service as a Jesuit over the years? How did you overcome them?**

The only real difficulty in my 62 years in the Chinese Province was the first year of the study of Mandarin in the language school Chabanel in Hsinchu, Nanda Road (translator's note: address at that time). Since I like in-depth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thinking, the memory work in the first months gave me the impression that my thinking was dying due to the memory work, e.g. ni hao ma, hao ni ma, ma ni hao.....Thus, I smashed the textbooks in a corner and wrote the whole day some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texts in Latin. In the evening I found that my Latin text was clear. So I told myself: Oh, my thinking is still alive, wonderful, let' s continue with studies of Mandarin.....

Question 4: During these years of service in the Society of Jesus, what impressed you the most?

The most impressive experience during these 62 years is surely the wonderful work of Divine Providence, to arrange things in a marvelous way...Lord, my dearly beloved God Triune, I fully trust you. You know how to cope with my age of 90 years, in collaboration with reliable friends and competent medical advice.

Question 5: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ay to your Jesuit brothers, family and friends who have been accompanying and supporting you all these years?

My dear friends in East and West, I do not know how to express my deepest gratitude for your supporting friendship, yes, together we can move ahead with joy and confidence: A dream you dream alone is a dream, a dream you dream together is a reality!

Fr. Aloisius Gutheinz, S.J.



## 陳瑾璋神父 Fr. Ignatius Ch'en Chin-chang, S.J.



### 入會 80 年

- 1922.09.28 生於江蘇松江馬橋鎮  
Born in Machiao Town, Songkiang Hsien, Kiangsu Province
- 1943.08.30 於上海徐家匯加入耶穌會  
Entered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Zikawei, Shanghai
- 1955.03.18 於菲律賓碧瑤主教座堂領受司鐸聖職  
Ordained Priest at the Baguio Cathedral, Philippines, by Msgr. Egidio Vagnozzi
- 1958.02.02 於菲律賓馬尼拉 Chabanel Hall 矢發末願  
Final Vows at Chabanel Hall, Manila, Philippines
- 1968-1977 於蘆洲徐匯中學擔任總務主任及教英文與宗教學  
At St. Ignatius High School, Luzhou, as Minister and Administrator, teaching English and Religion"
- 1980-1983 於蘆洲徐匯中學教英文與宗教學  
At St. Ignatius High School, Luzhou, teaching English and Religion
- 1985-1993 於蘆洲徐匯中學擔任校長  
Also as Director of the School
- 現於新莊聖若瑟頤福園為教會與耶穌會祈禱  
At St. Joseph's Province Infirmary, Xinzhuang, praying for the Church and the Society

## 徐匯校長——陳瑾璋神父

檔案室 整理撰稿

為了準備今年禧年的慶祝特刊，筆者特地到頤福園拜訪慶祝入會八十禧年的陳瑾璋神父，尚未進門就遇見熱心的頤福園志工，一聽說拜訪對象是陳瑾璋神父，志工阿姨立刻笑容滿面的說：「校長啊……」頤福園裡見到陳神父氣色很好，一逕掛著淺淺的笑容，已是一百零一歲人瑞，聽到大家喚他「校長」和他說話，不住的點頭回應。

陳瑾璋神父是徐匯中學在台復校後的第四任校長，翻開《熱血男校：徐匯中學五十年》（以下簡稱《熱血男校》）前幾頁彩色相片，就有這樣一張時任校長的陳瑾璋神父與老師同去成功嶺探望畢業校友的相片。然而校長神父與徐匯中學的緣分早在他幼年就讀上海徐匯中學就開始了！身為徐匯的畢業校友，一九六一年，與在台校友八、九十人籌組同學會，並由陳神父與同會弟兄兼校友的朱勵德神父與宋之鈞神父推動徐匯中學在蘆洲復校。（《熱血男校》214 頁）



陳瑾璋校長神父上成功嶺探望已畢業的校友

蘆洲在地人都知道，徐匯中學有一座大大的聖母像，翻開《熱血男校》192-195 頁，原來這座聖母像與陳瑾璋神父也有很深的淵源呢：

陳校長到任後，對校園佈置有一些新進展，除了三省樓有一面多彩馬賽克鑲嵌壁畫，一九九二年也安置了聖母像。

事情並非特意設計，而是那一年，徐匯教室設備大升級，全部改裝中央空調冷氣，請來「僑泰水電工程公司」承辦。據陳瑾璋校長表示，僑泰水電公司的總經理甘威剛是教友，一直有一個願望，要捐獻耶穌和聖母像，之前，他已經捐贈耶穌像給其他單位，便向徐匯表達



聖母像送抵學校（陳瑾璋校長後排中）

捐立聖母像的心意。陳瑾璋校長說，承製聖母像的公司其實專門做佛像，跟天主教完全未有淵源，沒想到學校給他們一張聖母的圖片，他們依樣就塑造完成，令人感到非常驚喜。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聖母像運抵學校，陳瑾璋校長出來迎接，與聖母像合照後，再動用吊車吊上行政大樓頂。此後，聖母像成為徐匯最具代表性的影像，從三重過來，遠遠看見高處披淡藍色長袍的聖母像，就知道徐匯快到了。

除了巨大的聖母像，徐匯中學的代表風景還有一個「師生共同完成的馬賽克壁畫」。《熱血男校》196-200 頁這樣描述：

一九八五年接任徐匯校長的陳瑾璋神父受訪表示，他擔任校長後，感覺三省樓有一面水泥牆，「白白的，不好看」，而當時，鮑博（Francisco Borboa）到處在畫，非常風行，加上他們本來就認識，就請鮑博來設計。

鮑博為徐匯中學特別設計的圖，耶穌兩側，有連綿的山坡雲海，做為背景，代表台灣；圖的左邊是桃園台地，長了茂密茶樹，圖的右邊是埔里的九九尖山，長了成排的檳榔樹。

耶穌的胸口和雙掌、雙腳共五處傷口，代表他為拯救世人，被釘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犧牲。但是，傷口流出水泉，恩澤世人，榮耀遍及台灣。活水積成的池中，有五位少年，代表徐匯的學生，他們正領受活水的洗禮，沐浴天主的教誨。

重點來了，鮑博設計好圖，學校校長神父們都確認過關後，可不是年逾六十的鮑博先生站上鷹架一筆一劃完成的，而是師生一起捏起馬賽克，一小塊一小塊慢慢拼貼出來的。

完成後的壁畫三層樓高，非常巨大，總共動用了四萬塊馬賽克，每塊長寬各兩公分。學校公開號召有興趣的同學共同參與這項創作，結果有快一半的師生抱著熱忱前來。

陳瑾璋校長表示，「當年，我們當校長老師的，也都去放幾塊，學生也參加，雖然很簡單，拚一塊也算是參與。這樣做，很有意義，可以讓學生感覺，這幅畫不是別人畫的，而是我們一起參與合作完成的作品。」

後來，耶穌會總會長柯文伯神父蒞校訪問，並為「耶穌生命之源」大鑲嵌畫剪綵揭幕。（《熱血男校》216 頁）當時陳瑾璋校長神父也共同剪綵。

徐匯中學的大事記交織著陳瑾璋校長神父的生命印記，如同那一小塊一小塊拼貼而成的巨大鑲嵌畫，今日的成就是前人一步一腳印走到這裡。筆者構思本文標題時，「校長神父」一詞瞬間浮現，我想，這個稱號對「校長」陳神父來說，必定充滿了回憶與光榮！



## 十 劉勝義神父 Fr. John Russell, S.J.



### 入會 80 年

---

- 1926.08.24 生於愛爾蘭都柏林  
Born in Dublin, Ireland
- 1943.11.12 於愛爾蘭 Laois 加入耶穌會  
Entered the Society of Jesus at St. Mary' s Emo, Co. Laois, Ireland
- 1957.07.31 於愛爾蘭都柏林 Milltown Park 領受司鐸聖職  
Ordained Priest in Milltown Park, Dublin, Ireland, by Msgr. John Charles McQuaid
- 1961.02.02 於羅馬耶穌堂矢發末願  
Final Vows at the Gesù Church, Rome
- 2023.09.22 於香港聖保祿醫院安息主懷  
Passed to the Lord

## 為愛服務

改寫摘錄《2018 恩典之路》

### 【聖召歷程】

劉勝義神父的聖召因素，來自一次避靜。那時他在耶穌會寄宿中學就讀時，最後一年的年初避靜，是他終生難以忘懷、意義重大的一次年度避靜。在那次避靜時，神師建議他們一天應該花十五分鐘祈禱，那時的他覺得還真長啊！但避靜之後，結果他及班上同學共六位，在一九四三年的秋天進入了初學院；當中有四個人發了初願。



### 【使命服務】

在會士培育課程結束之後，一九五七年他在愛爾蘭都柏林領受了司鐸聖職；先被派去羅馬深造教會法，一九六二年他回到香港，（劉神父第一次被派到香港是一九五一年，在那邊進行教學實習三年），在修院教兩年書，之後被派到羅馬擔任耶穌會駐羅馬副代表；一九六八年第三度回到香港，先後擔任過多種不同職務：初學導師、中華省香港區會長、團體院長、堂區本堂主任，一九七〇到七九年這段時間，被任命為香港教區司法代理主教；二〇一二年五月退休後，仍持續協助教區法院的工作。

劉神父說：「耶穌會士常主動補足社會需要，如已故的郭年士神父 (Edward Collins, S.J.) 等創立公教婚姻輔導會，推廣當時所缺乏的自然家庭計劃及愛與生命教育。」神父後來亦參與此單位工作，擔任神師兼副主席，二〇一七年底的年會，劉神父也出席了，他在致辭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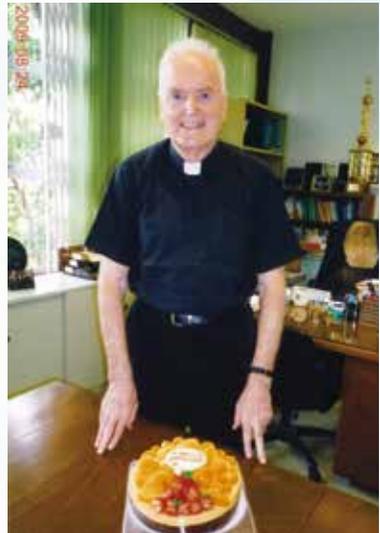
說：「不少準夫婦都忙於辦好婚禮及籌謀往後的生活，其實更重要的是加深家庭成員的關係。現在在聖堂結婚的八成夫婦屬混合婚姻，教會應該要多關注他們的婚後培育。」神父也鼓勵平信徒也應參與婚姻輔導工作，與修道人配合，能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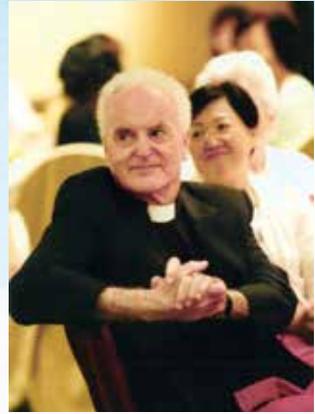
相補足；他說：「平信徒做婚姻輔導不一定比神父差，因為他們可分享自己的婚姻經驗。」

劉神父退休時說：「牧者『退休』能讓信徒反思，怎樣透過教友職務分擔教會使命。平信徒在這個年代應分擔更多堂區工作，有時信徒慣於由神父帶領，少去擔當領導角色。現在堂區可鼓勵他們貢獻更多。」

### 【陪伴青年的經驗】

耶穌會每個省都有聖召推動人，然而每個耶穌會士都應該要分擔這份責任，耶穌會士把這歸功於修會。一個年輕人只有當自己內心說：「我想成為他們當中的一份子」，才能加入這個行列；神父說：「讓我們試著驚豔那群我們帶著喜樂相遇的夥伴，他們被邀請成為耶穌的同伴。教宗敦促我們散發上主的喜樂，教宗說：『你絕不會想看到神父或修女臉上帶著乖戾刻薄的神情。』人們從天主身上發現最迷人處在於——祂不聽從社會主流意見、祂認同貧苦者和社





會邊緣人；還有祂散發的笑容。」神父建議我們每個人應當追隨耶穌，也這樣身體力行。

二〇一六年中華省慶祝愛爾蘭會士到港服務九十週年，劉神父對香港公教報採訪人員說：「昔日耶穌會士在香港社會欠缺福利工作之時填補那些空隙，因而造就很多先驅工作，這九十週年是修會的一個里程碑，而會士在社會轉變之際更廣邀平信徒一起合作，希望能透過這份服務精神去推動聖召。」劉神父表示，愛爾蘭耶穌會會士於九十年前應恩主教邀請來港成立利瑪竇宿舍牧養大學生，培育青年就是他們的使命；他自己在一九五一年來港後亦曾擔任利瑪竇宿舍舍監及修會內的初學導師，並曾任教於華仁書院。

### 【結語】

神父強調聖召是終身的，年紀大無礙他主持禮儀和參與牧民工作，他亦會繼續協助教區法庭處理有關婚姻的個案。教友梁焜麟曾詢問退休後的劉神父為何仍要每天辛苦地來回工作，神父一臉嚴肅地說：「假若我不工作，我可以做什麼？難道天主給我們每天生命的時光就此糟蹋？既然我的身體仍舊可以，我仍想去幫助，聆聽在婚姻路上有需要的兄弟姐妹。」

## 善勝仁心厚 風義兼師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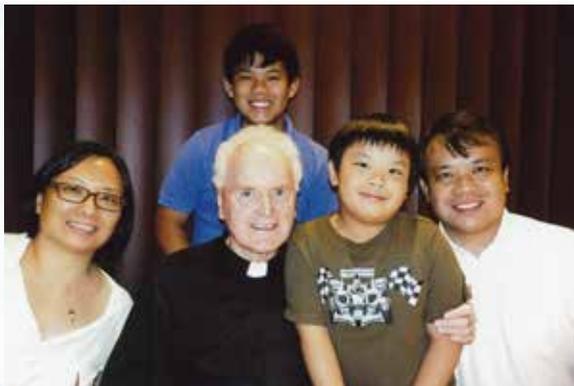
劉勝義神父息勞歸主悼辭

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前舍監耶穌會劉勝義神父於 2023 年 9 月 22 日於聖保祿醫院息勞歸主，享耆壽 97 歲。本舍宿生與校友均感哀痛，並對劉神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劉神父生於 1926 年 8 月 24 日生於愛爾蘭都柏林，自幼立志成為耶穌會士侍奉天主。劉神父 1957 年晉鐸，在 1962 年畢業為羅馬額我略大學教會法律博士，是天主教香港教區內少數教會法律專家，曾任教區法庭前任首席大法官，也是善終服務組織善寧會創辦人之一，並曾任「公教婚姻輔導會」顧問等。

劉神父於 1978-1990 年擔任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舍監，神父言傳身教，循循善誘，春風化雨，育才無數。神父更熱心弘揚天主教教育理念，從事各種社會服務，在教育及社會服務等不同方面辛勤耕耘，貢獻傑出。

劉神父行為世範，學貫中西，為天主和本港奉獻一生，風儀行止令人嗟嘆欽羨，宿友自宜見其賢而思以齊焉。



## 支持耶穌會福傳使命

「慈善為懷的人，必得富裕；施惠於人的人，必蒙施惠。」- 箴 11:25

**一般奉獻** 常年支持 ( 作為本會慈善及傳教事業之用 )

**感恩奉獻** 培育耶穌會士、推動青年聖召、照顧高齡會士

**愛的奉獻** 為耶穌會相關社福單位或特殊專案奉獻所需經費

支持方式：

1. 信用卡線上捐款：<https://amdgchinese.eoffering.org.tw/>

2. 信用卡紙本授權書：請來電索取紙本授權書，  
填寫完畢後回傳至 +886-2-23215551。



線上捐款 QRcode

3. 支票：支票抬頭請寫「財團法人天主教耶穌會」，背面註明禁止背書轉讓，將支票放入信封內，掛號郵寄 10649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83 巷 26 號“耶穌會資源開發室”。

4. 台灣地區匯款

4-1. 華南銀行信義分行 (008) · 帳號：119-10-004033-9 · 戶名：財團法人天主教耶穌會。

ATM 或網銀轉帳匯款後請填寫表單 <https://forms.gle/qRWguYpMXEY4AGSz5>

4-2. 郵政劃撥：帳號：50204303 · 戶名：財團法人天主教耶穌會。

5. 海外地區匯款 (Internal wire transfer)

Bank Name : HUA NAN COMMERCIAL BANK, LTD. SIN YI BRANCH

(SWIFT Code : HNBKWTWP119)

Bank Address : No. 183, Sec. 2, Xinyi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R.O.C.)

Account Number : 045756023752

Account Name : THE CORPORATION OF THE CATHOLIC SOCIETY OF JESUS

**以上任何捐獻，請務必留下姓名及聯絡電話，以便我們與您聯絡並開立正式抵稅收據。**

資源開發室聯絡方式：

電話 +886-2-23212442 分機 507 陳小姐 .510 何小姐 信箱 [jesuits.do@gmail.com](mailto:jesuits.do@gmail.com)



## 2023 耶穌會會士入會與領受鐸品慶祝特刊

發行人：董澤龍省會長

特刊監製：林文森神父

總編輯：謝詩祥神父

企劃編輯：陳欣怡

封面設計：何映萱

排版及完版印製：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翻譯協助：黃馨葆

資料協助：耶穌會中華省慶祝會士、使命發展室、檔案室、  
徐佩傳先生、陳海珊女士

發行所：財團法人天主教耶穌會

地址：10649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83 巷 26 號

電話：+886 2 2321-2442

網址：<https://www.amdgchinese.org>

臉書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JesuitsChinese>

「恩典之路」部落格：<https://amdgchinese.pixnet.net/blog>



爵心愛祢  
2023 JUBILARIANS

你是我由地極領來的，  
是我從遠方召來的，  
我曾向你說過：「你是我的僕人，  
我揀選了你，我決不放棄你。」  
-依 41:9